

爱是悲悯的 时光

夏丐尊——作品精选

下雪原是我所不憎厌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赏，举头即可从窗中望见。可是究竟还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

北方文艺出版社



014032328

I216.2

149



夏丏尊

作品精选

爱是悲悯的 时光



北方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20499

I216.2

14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是悲悯的时光:夏丏尊作品精选/夏丏尊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17-3220-4

I. ①爱… II. ①夏…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0702 号

爱是悲悯的时光:夏丏尊作品精选

出品人/宋玉成

责任编辑/王金秋 牟国煜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5317-3220-4

封面设计/锦色书装工作室

印刷/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50010

字数/208 千

印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网址/www.bfwy.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张/9.875



目录

第一辑

浮生若梦

- | | |
|----|---------|
| 3 | 我的中学生时代 |
| 10 | 光复杂忆 |
| 12 | 紧张气氛的回忆 |
| 15 | 我之于书 |
| 17 | 白马湖之冬 |
| 19 | 一个夏天的故事 |
| 21 | 中年人的寂寞 |
| 24 | 两个家 |
| 28 | 试炼 |
| 30 | 早老者的忏悔 |
| 33 | 寄意 |

35	怯弱者
45	长闲
52	猫
60	命相家
64	流弹
77	黄包车礼赞
81	一个追忆
84	做了父亲

第二辑

禅味文心

89	《平屋杂文》自序
90	《子恺漫画》序
94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97	关于《倪焕之》
101	《李息翁临古法书》跋
102	《鸟与文学》序
104	《清凉歌集》序
105	《弘一大师永怀录》序
106	《晚晴山房书简》序

- 107 | 读《清明前后》
- 113 | 《爱的教育》译者序言
- 116 | 对了米莱的《晚钟》

第三辑

天涯旧友

- 125 | 白采
- 128 | 关于国木田独步
- 133 | 阮玲玉的死
- 137 |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 140 | 鲁迅翁杂忆
- 144 | 弘一法师之出家
- 151 | 弘一大师的遗书
- 154 | 怀晚晴老人

第四辑

红尘随想

- 159 | 学斋随想录
- 161 | 家族制度与都会

164	并存和折中
168	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171	中国的实用主义
176	读书与冥想
181	学说思想与阶级
186	闻歌有感
192	知识阶级的运命
202	谈吃
206	原始的媒妁
208	春的欢悦与感伤
210	一种默契
212	幽默的叫卖声
214	日本的障子

第五辑

爱的箴言

219	春晖的使命
222	“无奈”
224	彻底
226	致文学青年

229	“你须知道自己”
236	受教育与受教材
241	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
250	关于职业
256	怎样对付教训
264	恭祝快乐
266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270	“自学”和“自己教育”
277	教育的背景

第六辑

尺素寸心

285	家书（一）
287	家书（二）
289	家书（三）
291	家书（四）
293	家书（五）
295	家书（六）
296	家书（七）
298	家书（八）

300 | 家书(九) | 355

301 | 家书(十) | 364

302 | 家书(十一) | 374

附录

303 | 悼夏丏尊先生 | 丰子恺

304 | 悼夏丏尊先生 | 365

305 | 悼夏丏尊先生 | 370

306 | 悼夏丏尊先生 | 371

附录

(一) 家书 | 382

(二) 家书 | 383

(三) 家书 | 3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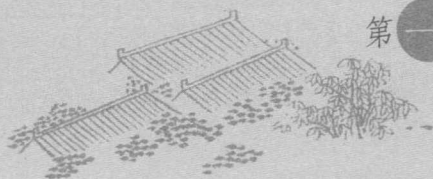
(四) 家书 | 385

(五) 家书 | 386

(六) 家书 | 387

(七) 家书 | 388

(八) 家书 | 389



第一辑

浮生若梦

“旧游如梦”，把梦也似的过去的少年时代重提，因谈话的进行，同时会联想到许多当时的事情，许多当时人的面影，这时好像自己仍回归到少年时代去了。我常在这个时候感到一种快乐，同时也感到一种伤感，那情形好比老妇人突然在抽屉里或箱子里发见了她盛年时的影片。

我的中学生时代

中学时代，在年龄上是指十三四岁到十八九岁的一段。我今年四十六岁，我的中学时代已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正是由科举过渡到学校的当儿，学校未兴，私塾是惟一的学校。我自幼也从塾师读经书，学八股，考秀才，后来且考过举人。到科举全废的前两三年，然后改进学校，可是未曾在什么学校里毕过业，未曾得过学业文凭。

我上代是经商的，父亲却是个秀才。在十岁以前，祖父的事业未倒，家境很不坏，兄弟五人中据说我在“八字”上可以读书，于是祖父与父亲都期望我将来中举人，点翰林，光耀门楣，不叫我去学生意。

在我家坐馆的先生也另眼相看，我所读的功课是和我的兄弟们不同的。他们读毕四书，就读《幼学琼林》和尺牍书类，而我却非读《左传》《诗经》《礼记》等等不可。他们不必做八股文，而我却非做八股文不可。因为我要预备将来做读书人的。

十六岁那年我考得了秀才，不久八股即废，改“以策论取士”。



八股在戊戌政变时曾废过，不数月即恢复，至是时乃真废了。这改革使全国的读书人大起恐慌。当时的读书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吃饭的，他们平日朝夕所读的是八股，案头所列的是闹墨或试帖诗，经史向不研究，“时务”更是茫然。我虽八股的积习未深，不曾感到很大的不平，但要从师也无师可从，只是把《大题文府》等类搁起，换些《东来博议》《读通鉴论》《古文观止》之类的东西来读，把白折纸废去，临摹碑帖，再把当时惟一的算术书《笔算数学》买来自修而已。

那时我家里的情况已大不如从前了。最初是祖父的事业失败，不久祖父即去世。父亲是少爷出身，舒服惯了。兄弟们为家境所迫，都托亲友介绍，提早做商店学徒去了。五间三进的宽大而贫乏的家里，除了母亲和一个嫂子，就剩了父子两个老小秀才。父亲的书籍里，八股文以外有一部《史记》，一部《前汉书》，一部《韩昌黎集》，一部《唐诗三百首》，一部《通鉴纲目》，一部《文选》，一部《聊斋志异》，一部《红楼梦》，一部《西厢记》，一部《经策通纂》，一部《皇清经解》，还有几种唐人的碑帖与《桐荫论画》等论书画的东西。父子把这些书作长日的消遣，父亲爱写字，种花，整洁居室，室里干净清静得如庵院一般。这样地过了约莫一年。

亲戚中从上海回来的，都来劝读外国书。当时内地无学校，要读外国书只有到上海。据说上海最有名的是梵王渡（即圣约翰大学），如果在那里毕业，一定有饭吃。父母也觉得科举快将全废，长此下去不是事，于是就叫我到上海去读外国书。当时读外国书的地方并不多，外国人立的只有梵王渡，震旦与中西书院，中国人立的只有

南洋公学。我是去读外国书的，当然要进外国人的学校。震旦是读法文的，梵王渡据说程度较高，要读过几年英文才能进去，中西书院（即东吴大学的前身）入学比较容易些，我于是就进中西书院。

那时生活程度还很低，可是学费却已并不便宜，中西书院每半年记得要缴费四十八元。家中境况已甚拮据，我的第一次半年的学费还是母亲把首饰变卖了给我的。我与同伴到了上海，由大哥送我入中西书院。那时我年十七。

中西书院分为初等科三年，高等科三年，此外还有特科若干年。我当然进初等科，那时功课不限定年级，是依学生的程度定的。英文是甲班的，算学如果有些根底就可入乙班，国文好的可以入丙班。我英文初读，入甲班，最初读的是《华英初阶》；算学乙班，读《笔算数学》；国文，甲班；其余各科也参差不齐，记不清楚了。各种学科中，最被人看不起的是国文，上课与否可以随便，最注重的是英文。

时间表很简单，每日上午全读英文，下午第一时板定是算学，其余各科则配搭在数学以后。监院（即校长）是美国人潘慎文，教习有史拜言，谢鸿赉等。同学一百多人，大多数是包车接送的富家之子，间有贫寒子弟，则系基督教徒，受有教会补助，读书不用花钱的。我的同学中很有许多现今知名之士。记得名律师丁榕，经济大家马寅初，都是我的先辈的同学。

中西书院门禁森严，除通学生外，非得保证人来信不能出大门一步，并且星期日不能告假（因为要做礼拜），情形几等于现在的旧式女学校。告假限在星期六下午。我的保证人是我的大哥，他在



商店做事，每月只来带我出去一次，有时他自己有事，也就不来领我。我在那里几乎等于笼鸟，尤其是礼拜日，逃不掉做礼拜，觉得很苦。

礼拜真正多极。每日上课前要做礼拜，星期三晚上要做礼拜，星期日早晨要做礼拜，晚上又要做礼拜。每次礼拜有舍监来各房间查察，非去不可。每日早晨的礼拜约须三十分钟，其余的都要费一小时以上，唱赞美歌，祷告，讲经，厌倦非凡。这种麻烦，如果叫现今每周只做一次犹嫌费事的学生诸君去尝，不知能否忍耐呢。

读了一学期，学费无法继续，于是只好仍旧在家里，用《华英进阶》《华英字典》（这是中国第一部英文字典，商务出版）、《代数备旨》等书自修。另外再作些策论《四书义》，请邑中的老先生评阅。秋间再去考乡试，举人当然无望，却从临时书肆（当时平日书店很少，一至考试时，试院附近临时书店如林）买了严译《原富》和《天演论》等书回来，莫名其妙地翻阅。又因排满之呼声已起，我也向朋友那里借了《新民丛报》等来看，由是对于明末清初的故事与文章很有兴味，《明季稗史》《明夷待访录》《吴梅村集》《虞初新志》等书，都是我所耽读的。

十八岁那年，因了一位朋友的劝告，同到绍兴府学堂（即现在浙江第五中学的前身）入学。在那一二年中内地学堂已成立了不少。当时办学盖依奏定学堂章程，学制很划一。县有县学堂，性质为现在的高小程度，府学堂则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省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所谓大学了。学堂的成立，并无一定顺序，我们绍属，是先有中学，后有小学的。府学堂学费不收，宿费更不须出，饭费只每月二元光景，并且学校由书院改设。书院制尚未全除，

月考成绩若优，还有一元乃至几毛钱的“膏火”可得（膏火是书院时代的奖金名称，意思是灯油费），读书不但可以不花钱，而且弄得还好还有零用可获得的。

府学堂的科目记得为伦理，经学，国文，英文，史学，舆地，算术，格致（即现在的理化博物），体操，测绘（用器画舆地图），功课亦依程度编级，一如中西书院的办法。我由英文已有半年在家自修（每日三点钟）的成绩，居然大出风头，被排在程度顶高的一级里，算学与国文的班次也不低。同学之中年龄老大的很多，班级皆低于我，我于是颇受师友的青睞。

国文是一位王先生教的，选读《皇朝经世文编》，作文题是《范文正公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之类。经学是徐先生（即刺恩铭的徐烈士）担任的，他叫我们读《公羊传》，上课时大发挥其微言大义。测绘也由这位徐先生担任。体操教师是一位日本人。他不会讲中国话，口令是用日本语的，故于最初就由他教我们几句体操用的日本语，如“立正”“向前”之类。伦理教师最奇特，他姓朱，绍兴有名的理学家，有长长的须髯，走路踱方步，写字仿朱子。他教我们学“洒扫应对”“居敬存诚”，还教我们舞佾，拿了鸡尾似的劳什子作种种把戏。据他的主张，上课时书应端执在右手，不应挟在腋下，上班退班，都须依长幼之序“鱼贯而行”，不应作鸟兽散，见先生须作揖，表示敬意。我们虽不以为然，但却不去加以攻击，只以老古董相待罢了。

当时青年界激昂慷慨，充满着蓬勃的朝气，似乎都对于中国怀着相当的期待，不像现在的消沉幻灭。庚子事件经过不久，又当日



俄战争，风云恶劣，大家都把一切罪恶归诸满人，以为只要满人推倒，国事是有希望了。《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杂志大受青年界的欢迎，报纸上的社论也大被注意阅读，那时恋爱尚未成为青年间的问题，出路的关心也不如现在的急切（因为读书人本来不大讲究出路），三四朋友聚谈，动辄就把话题移到革命上去，而所谓革命者，内容就只是排满，并没有现在的复杂。见了留学生从日本回来，没有辫子，恨不得也去留学，可以把辫子剪去（当时普通人是许剪辫子的）。见了花翎颜色顶子的官吏，就暗中憎恶，以为这是奴隶的装束。卢梭，罗兰夫人，马志尼等都因了《新民丛报》的介绍，在我们心胸里成了令人神往的理想人物。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已成了摇笔即来的文章套语了。

我在这样的空气中过了半年中学生活，第二学期又转学了。这次辍学，并非由于拿不出学费，乃是为了代替父亲坐馆。原来，父亲一年来已在家授徒了，一则因邻近有许多小孩子要请人教书，二则父亲嫌家里房子太大，住了太寂寞，于是就在家里设起书塾来。来读的是几个族里与邻家的小孩。中途忽然有一位朋友要找父亲去替他帮忙，为了友谊与家计，都非去不可。书馆是不能中途解散的，家里又无男子，很不放心，于是就叫我辍学代庖。功课当然是我所教得来的。学生不多，时间很存余暇，于是一壁教书，一壁仍行自修。家里人颇思叫我永继父职，就长此教书下去。本乡小学校新立，也邀我去充教习，但我总觉得于心不甘。

恰好有一个亲戚的长辈从自日本留学法政回来，说日本如何如何的好，求学如何如何的便利。我对于日本留学梦想已久了，听了